

「甲骨文」「甲骨學」術語的早期使用^{*}

鄧章應

(重慶)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

摘 要

甲骨文出土後，名稱有一個變化過程，「甲骨文字」連稱始於抗父一九二二年二月發表在《東方雜誌》第十九卷第三號上的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一文。現在通行使用的「甲骨文」術語在刊布的論著中最早使用於一九二三年，為陸懋德發表於《清華週刊》第二九九期《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》一文。研究甲骨文的學問逐漸成為一門專門學問，最早使用「甲骨學」術語的是聞宥先生一九二八年發表在《民鐸雜誌》第九卷第五號上的〈甲骨學之過去與將來〉一文。過去的認識可以據此做一些補充。

關鍵詞：甲骨文、甲骨學、早期使用、研究史

Abstract

The term of Oracle-bone inscription has changed over time since the excavation of the Oracle bone. Those two words "Oracle bone" and "Scripts" linking together initially found in an article *The Progress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* which was wrote by Kang Fu, published in the Oriental Magazine issue 19 No.3 in February, 1922. The term "Oracle-bone inscription", which is nowadays used

^{*} 本文曾在二〇一八年十一月河南安陽舉辦的「第一屆甲骨文信息處理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上報告。本項研究得到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與應用專項科研項目「甲骨文與自源民族文字比較研究」(YWZ-J025)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創新團隊項目「文字學」(SWU1709128)資助。初稿曾承喻遂生教授指正，謹此致謝！

commonly by national scholars, was employed firstly by Lu Maode, who published his essay *The History and Value of Oracle-bone Inscription* in Tsinghua Weekly Issue No.299 in 1923. As the research of Oracle-bone inscrip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pecialized discipline, the earliest scholar applying the term “study of oracle” was Wen You, publishing an article *The Past and Future of Study of Oracle* in MinDuo Magazine issue 9 No.5 in 1928.

Key words: Oracle-bone inscription, Study of Oracle bone, Earliest usage,
Research history

一 引言

董作賓(1965)《甲骨學六十年》稱：「甲骨學成為一種學問，也是新近的事，五十年以前，不但世界上沒有甲骨學，連甲骨兩字也不曾放在一起過。」¹。

出土之甲骨，最開始稱為「龜版」「龜」「骨」。劉鶚一九〇三年《鐵雲藏龜》自序：「龜版己亥歲出土，在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里城。傳聞土人見地墳起，掘之得骨片，……同時所出，並有牛脛骨，頗堅緻。龜版一種，色黃者稍堅，色白者略用力即碎。」²「龜版牛骨兩種，牛骨居十之一二。」³羅振玉所作序文稱：「至光緒己亥，而古龜古骨乃出焉。」⁴「為此龜與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。」⁵「茲驗之今日所得故骨，皆為牛脛骨。其文字既與龜同，且與龜同出一處，其為同時物無疑。」⁶。

甲骨上之文字，有單稱「龜版文字」「故龜文字」「甲文」者。如劉鶚《鐵雲藏龜》自序：「龜版文字極淺細。」羅振玉所作序文稱：「〈龜策傳〉載：『卜禁曰云：「子亥戊不可以卜。」』今證之故龜文字。則以此數日卜者甚多。」稱「甲文」者，如孫詒讓一九〇四年〈契文舉例敘〉：「故甲文亦有商、周、衛諸文。」⁷「甲文多紀卜事。」⁸或稱「龜甲古文」「龜甲刻文」「龜甲文」，吳昌綬一九〇三年為《鐵雲藏龜》所作序文稱：「乃茲龜甲古文，又別辟一蹊徑。」⁹「鐵雲先生獲古龜甲刻文逾五千片。」¹⁰孫詒讓一九〇五年〈名原敘〉：「今略摭金文、龜甲文、石鼓文、貴州紅岩古刻與《說文》古籀，互相勘校，揭其歧異，以箸消變之原。」¹¹。

或合稱「龜骨文」者，由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（今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）於大正元年（1912）十二月開具，寄給和賀璋次郎的文書上說：「羅振玉拿來商龜骨文片六十八片、宋銅鑄字九十七個，申請由博物館收購，現暫時保存。」¹²或「骨甲文」者，如一九二二年〈質疑〉一文：「愚以為殷周以前之史料，當什九利用『骨甲文』（頁九五至九六）之類。紙上史料最不可恃。」¹³趙華煦一九二三年〈金石骨甲古文學與文字形體之發明〉：「科學之可信，惟恃實證。文字學之實

¹ 董作賓：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），頁1。

² 劉鶚：《鐵雲藏龜》（上海：蟬隱廬，1931年），頁1-5。

³ 羅振玉：〈鐵雲藏龜序〉，《鐵雲藏龜》（上海：蟬隱廬，1931年），頁1-7。

⁴ 孫詒讓：《契文舉例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3年），頁1-3。

⁵ 吳昌綬：〈鐵雲藏龜序〉，《鐵雲藏龜》（上海：蟬隱廬，1931年），頁1-2。

⁶ 孫詒讓著，戴家祥校點：《名原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6年），頁1-4。

⁷ 艾俊川：〈羅振玉舊藏宋元銅活字回流中國〉，澎湃新聞（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2100329），2018年4月29日。

⁸ 作者不詳：〈質疑〉，《解放與改造》1922年第4卷第8期，頁3。

證，即金石骨甲文是也。」⁹。

其他還有從刻寫方法角度稱「契文」或「龜甲獸骨刻辭」，或從記錄內容角度稱「貞卜文」「貞卜文字」或「卜辭」。¹⁰

後來更多的人逐漸使用「甲骨文字」或「甲骨文」。董作賓（1955）《甲骨學五十年》：「因此一般學者同意用『甲骨文字』，或省作『甲骨文』，以此名篇的就有二十五種論著之多。這是很自然而且合理的。」¹¹但誰最早使用「甲骨文」或「甲骨文字」以及「甲骨學」術語呢？

二 「甲骨文字」的最早使用

吳浩坤、潘悠（1985）《中國甲骨學史》稱：「稱『甲骨文』或『甲骨文字』的論著，如一九二三年有陸懋德的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，一九二四年有容庚的〈甲骨文之發見及其考釋〉，一九二五年有王國維的《殷虛甲骨文字及書目》。」¹²似乎最早在公開論著中使用「甲骨文字」名稱的，是一九二五年王國維的〈殷虛甲骨文字及書目〉一文。

但實際上王國維先生並沒有寫過這樣一篇文章，而是王國維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中有關甲骨文及甲骨文研究的內容。

王國維文章是他於一九二五年在清華暑期學生會的演講稿，名稱為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先發表在《清華週刊》第三五〇期，¹³署「王國維演講」。「將此二、三十年發見之材料並學者研究之結果分五項說之。」第一項即為「殷虛甲骨文字」。這一期的〈編輯餘談〉中談到：「王靜安先生關於新發見之學問的講稿（係為暑期學生會講的），登在新清華的第一期新周刊裡，實恰逢其時。」後來這篇演說又登載在一九二五年九月《學衡》第四十五期上，¹⁴但內容更詳細，還加了雙行小注。文後有說明「按此篇原係王國維先生在北京清華學校為暑期學生演講之底稿。文中雙行小注，皆是日在場聽講之某君所增入。本志編者識。」與《清華週刊》文章所不同者，文後有「附陳列書籍目錄」，下有小字說明：「此王君演講日陳列各書目錄。因供讀者求書之便，附錄於後，並加注售

⁹ 趙華煦：〈金石骨甲古文學與文字形體之發明〉，《國學叢刊》1923年第1卷第2期，頁61-63。

¹⁰ 董作賓：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頁1-6。

¹¹ 董作賓：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頁5-6。

¹² 吳浩坤、潘悠：《中國甲骨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3。

¹³ 王國維：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清華週刊》第350期（1925年9月），頁8-10。

¹⁴ 王國維：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學衡》第45期（1925年9月），頁1-13。

書處及價目，以便參考。」第一為「甲骨類」。此文後來還登在《科學》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第十一卷第六期上。¹⁵內容與《學衡》版本一致，只是改為橫排。

董作賓、胡厚宣（1937）《甲骨年表》著錄為：「九月，王國維所講〈殷虛甲骨文字及書目〉演說稿出版，刊《學衡》四十五期〈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〉一文中。」¹⁶我們由此知道，該演講稿提到了「甲骨文字」，但所謂〈殷虛甲骨文字及書目〉不是一篇獨立的完整文章，甚至不是原演講稿〈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中某一節的標題，而只是《甲骨年表》歸納的題名。

但此後學者往往徑引作〈殷虛甲骨文字及書目〉。如吳浩坤、潘悠（1985）《中國甲骨學史》。¹⁷王宇信、楊升南（1999）《甲骨學一百年》作「王國維〈殷墟甲骨文字及書目〉」（《學衡》第45期，1925年）。¹⁸另外書中稱「一九二五年王國維在〈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〉文中出現節標題『殷墟甲骨文字及其書目』」。¹⁹也不準確。

董作賓、胡厚宣《甲骨年表》著錄「1924年：（七三）三月，東莞容庚希白著〈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考釋〉一文，刊《國學季刊》第一卷第四期。」，²⁰著錄題名有誤，發表時間也需要作些說明。

容庚先生文章題名為〈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〉，董作賓、胡厚宣《甲骨年表》「文」後脫「字」字。據《頤齋自訂年譜》，容庚先生這篇〈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〉是一九二三年一月所作。²¹發表在《國學季刊》第一卷第四號上。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《國學季刊》第一卷第四號雖然標注的出版日期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，但該期一直延宕到一九二四年比較晚才出版。《顧頤剛書信集》（卷一）²²收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顧頤剛致胡適信：「本期（引者按：當指第一卷第3號）校勘，並非由我始終其事，我到河南時又由容希白先生代校，所以到底印了幾篇我也不知道。今日將目錄發出後，旋接錢玄同先生來信，始知除伊鳳閣一文抽去外，尚有羅福菴、容庚兩文在他那。羅文因英文目中未有，故中文目中亦未寫入。容文卻兩種目錄裡都有。若要現在補印，玄同先生來信說尚未修改，

¹⁵ 王國維：〈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科學》1926年第11卷第6期，頁722-734。

¹⁶ 董作賓、胡厚宣：《甲骨年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），頁18-19。

¹⁷ 吳浩坤、潘悠：《中國甲骨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3。

¹⁸ 王宇信、楊升南：《甲骨學一百年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391。

¹⁹ 王宇信、楊升南：《甲骨學一百年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5。

²⁰ 董作賓、胡厚宣：《甲骨年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），頁17。

²¹ 容庚：〈頤齋自訂年譜〉，《容庚文集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661-668。

²² 顧頤剛：《顧頤剛書信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卷一。

等修改好了發排、校對，尚須費好久時候。本期《季刊》脫期已久，似不能為此一文，更加延宕下去。所以我已函告出版部，囑將兩目上此文抽去；又擬一啟事登在《季刊》上，說此文與羅文改登二卷一號。」同日顧頡剛致錢玄同信：「三期《季刊》脫期過久，現已排就，只得不管這幾篇，先行發印。」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（卷二）²³收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顧頡剛致容庚信：「《季刊》三期前日校畢，今日發印。當時不見吾兄大著，疑已由兄自行校過。頃接玄同先生信，乃知尊文仍在他處，這真是萬分抱歉了。本期《季刊》脫期已久，不能再延，只得在書中登一啟事，說明此文置入二卷一號。乞兄諒之。我意，二卷一號如兄能更作一文，並邀錫永、叔平諸先生亦作一文，使此期帶些考古學專號的色采，最好。」容文原計劃排入《國學季刊》一卷三號，但延誤下來。

《顧頡剛日記》²⁴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：「校點《季刊》文，一卷四號論文畢。」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（卷一）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顧頡剛致胡適信：「今續送上《季刊》稿三篇。如此，前五篇已全在先生處：1.〈元西域人華化考〉；2.〈西夏國書說〉；3.〈宴台金源國書碑考〉；4.〈甲骨文字之發現及其考釋〉；5.〈漢書古今人表不表今人說〉似即可先行發稿了。尚有幾篇，下星期再送上。」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顧頡剛致胡適信：「京華中印《季刊》太慢，隔了幾天，送來四五頁。照這樣做去，恐怕暑假前一卷四號不能出版。」六月四日信：「今送上〈西夏國書說〉一篇、〈金文編序〉一篇。〈華化考〉已校三分之二，在一星期內即可將稿件續行發出。」六月十七日信：「〈華化考〉上編已將排完，請繼續發稿。」《顧頡剛日記》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：「校〈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〉畢，即發出。」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：「覆校希白甲骨一文。」到一九二四年八月，擬刊於《國學季刊》一卷四號的〈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〉還在核校。

容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寫作〈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〉一文時已經使用了「甲骨文字」一詞，但他還不是最早使用此術語的學者。在此之前，署名「抗父」，一九二二年二月發表在《東方雜誌》第十九卷第三號上的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一文已經使用了「甲骨文字」。²⁵

「抗父」為樊炳清的字，其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分作兩節，一為〈古器物古書籍之發見〉，一為〈新研究之進步〉。〈古器物古書籍之發見〉中

²³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卷二。

²⁴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第一卷。

²⁵ 抗父：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，《東方雜誌》1922年第19卷第3號，頁33-38。

稱「而近二十年，尤為古物出世之黃金時代。數其最大者：則如殷虛之甲骨文字，敦煌及西域諸城之漢晉木簡，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古籍，內閣大庫之宋元刊本並明以後史料。」這篇文章使用了「甲骨文字」。後又分別說之，第一條為「殷商文字」。第二節〈新研究之進步〉也簡要分析了研究甲骨文的著作。在這篇文章中出現了「甲骨文字」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董作賓、胡厚宣（1937）《甲骨年表》著錄：「抗父所著〈殷虛文字之發現與研究〉一文出版，刊《東方雜誌》第十九卷第三號（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，每冊定價洋一角二分五。）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一文中。又見《東方文庫》第七十一種，《考古學零簡》。」²⁶基於《甲骨年表》體例，〈殷虛文字之發現與研究〉不是一篇完整的獨立文章，而是《甲骨年表》根據內容歸納的一個題名，在此特作說明。²⁷

周予同一九三〇年在《學生雜誌》第十七卷第二期上發表〈關於「甲骨學」〉：「這些古文字，有人就發現的地點，稱為『殷墟文字』或『殷墟書契』（虛墟字同）；有人就文字的用途，稱為『貞卜文字』或『卜辭』（貞，卜問也，貞卜義通）；有人就文字的製作，稱為『契文』或『契文』（契契字通）；又有人就文字所施的質料，稱為『龜甲獸骨文字』，或簡名『甲骨文字』。我覺得『甲骨文字』的名稱比較地妥當，並且可和中國古代文字的『金石文字』對稱，所以……現在就採用這個名號。」²⁸「甲骨文字」所指非常明確，也可與「金石文字」等名稱相對，但仍為詞語組合之短語，還可進一步凝練成「甲骨文」。

三 「甲骨文」的最早使用及確立

謝亮（2012）〈從甲骨文命名看中國早期甲骨史〉稱：「最早以『甲骨文』命名的是陸懋德，他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《北京晨報·副刊》上發表了〈甲骨文之發現及其價值〉。」²⁹但吳浩坤、潘悠（1985）《中國甲骨學史》稱：「據《甲骨年表》和《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》，稱『甲骨文』或『甲骨文字』的論著，如一九二三年有陸懋德的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。」³⁰謝亮文稱陸懋德文章名為〈甲骨文之發現及其價值〉，而吳浩坤、潘悠先生著作則稱為〈甲骨文之

²⁶ 董作賓、胡厚宣：《甲骨年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），頁32-33。

²⁷ 鄧章應：〈《甲骨年表》校記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新8輯，頁562-567。

²⁸ 周予同：〈關於「甲骨學」〉，《學生雜誌》1930年第17卷第2期，頁24-32。

²⁹ 謝亮：〈從甲骨文命名看中國早期甲骨史〉，《文教資料》2012年第4期，頁23-24。

³⁰ 吳浩坤、潘悠：《中國甲骨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3。

歷史及其價值》，所稱發表時間也有所不同。究竟孰是孰非，值得認真分析。

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是陸懋德先生在清華學校所作演講，後登在《清華週刊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九九期，副標題為「在本校華員公會演講」。後來才登在《晨報副刊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二六號，副標題為「在清華學校華洋公會的演講」。副標題中當以「華員公會」為正確名稱，《清華週刊》一九二六年第二十五卷第十六期登載〈華員公會：「華員公會」改為「清華教職員公會」〉：「本校最初，美國教員甚多，彼等即組織一會，名為 American Teachers Club³¹，會務極須發達。繼後本國教職員漸漸增加，睹我清華外人倒有知此隆盛團體，而我反無之，殊覺相形不如，於是乃有『華員公會』之組織。」

陸懋德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，一九二二年受聘清華學校，教授周秦哲學史，其講義於一九二三年以《周秦哲學史》為名出版。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文中先說 palaeography，即西國研究古代字跡之學。現時世界最古字跡之尚存者僅有三種：埃及樹皮文、巴比倫泥版文、中國甲骨文。指出甲骨文的價值有二，其一可以訂正文字，其二可以考證史事。

董作賓（1930）《甲骨年表》當時就著錄了這一篇文章：「（1923），陸懋德作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一篇，載《晨報副刊》（十二月份）。」³²董作賓、胡厚宣增訂《甲骨年表》記載更為詳細：「（1923）同月（引者注：指12月），歷城陸懋德泳沂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講稿出版，刊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《晨報副刊》。」³³

胡厚宣（1952）《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》：「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，陸懋德，一九二三年（民國十二年）十二月二十日，北京《晨報副刊》。」³⁴

以上三種早期論著對陸文題名均著錄正確，但均只著錄《晨報副報》，而未著錄更早的《清華週刊》，可補充。

估計謝亮關於文章題名和發表時間的錯誤沿襲自王宇信、楊升南（1999）《甲骨學一百年》，該書在第一章《緒論》第三節〈甲骨文、甲骨學與甲骨學的科學界定〉中稱「直到一九二一年陸懋德才開始提出『甲骨文』這一較為確切的名稱。」註腳標明為「陸懋德：〈甲骨文之發現及其價值〉，《北京晨報副刊》，1921年12

³¹ 按：應為「American Teachers Club」，原文衍「t」字母。

³² 董作賓：〈甲骨年表：關於甲骨文字三十年來發現研究的總記〉，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1930年第2本第2分，頁241-260。

³³ 董作賓、胡厚宣：《甲骨年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），頁17。

³⁴ 胡厚宣：《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52年），頁29。

月 25 日。」此處的題名即誤為〈甲骨文之發現及其價值〉，發表時間也誤為一九二一年。³⁵

順帶提及的是，王、楊《甲骨學一百年》及謝亮所稱《北京晨報副刊》或《北京晨報·副刊》應是錯誤理解了董作賓《甲骨年表》和胡厚宣《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》中的專名號和書名號。二書中「北京」下加直線專名號，「晨報副報」下所加為波浪線。區別不明顯，容易混同。《晨報副刊》前身為北京《晨鐘報》和《晨報》第七版，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改版獨立發行。刊頭題字為「晨報副鑄」，是五四時期著名的「四大副刊」之一，一般不稱為《北京晨報副刊》。

在《國學季刊》一卷四號上還發表有容庚的〈金文編序〉，序中稱：「六年，舅氏歸自桂林，擬共採集篆籀之見存者，為殷周秦漢文字一書，（一甲骨文編，二金文編，三石文編，四璽印封泥文編，五泉文編，六專文編，七瓦文編，八匋文編，）因其大小，分類摹寫……積稿盈尺，未克有成。」文末署「容庚作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十三年五月七日。」該文談到了「甲骨文編」。

其後以「甲骨文」為名的研究文章有：蕭炳實（1928）〈殷虛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著錄與研究〉³⁶、曹恕伯（1930）〈題殷墟甲骨文〉³⁷、董作賓（1930）〈甲骨文研究的擴大〉。³⁸ 值得一提的是聞有一九二九年翻譯日人林泰輔一九一九年所作〈龜甲獸骨ニ見ユタル地名〉，直接譯為〈甲骨文地名考〉。³⁹

商承祚一九三〇年在北京大學石印講義《甲骨及鐘鼎文字研究》。舉例時的格式為：某字甲骨文作某，金文作某。⁴⁰

一九三三年十月《江西教育旬刊》第七卷第四期曾有答讀者問〈甲骨文發見之歷史及國人研究情形〉：「殷虛文字之名，普通有四：（一）殷虛文字。因出土的地方即殷之故墟（虛即墟的本字），所以叫做『殷虛』。（二）殷虛卜辭。殷人好迷信，遇事即卜，而以卜辭刻於獸骨龜甲之上，故曰『卜辭』。（三）殷虛書契。契是刻的意思，因其文字為刀筆書的，故曰『書契』。（四）甲骨文。因其文字是刻在龜甲獸骨的上面，故曰『甲骨文』。」⁴¹

³⁵ 王宇信、楊升南：《甲骨學一百年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5。

³⁶ 蕭炳實：〈殷虛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著錄與研究〉，《東方雜誌》1928年第25卷第15號，頁65-72。

³⁷ 曹恕伯：〈題殷墟甲骨文〉，《字學雜誌》第2期（1930年10月），頁10-12。

³⁸ 董作賓：〈甲骨文研究的擴大〉，《安陽發掘報告》第2期（1930年12月），頁411-421。

³⁹ 林泰輔著，聞宥譯：〈甲骨文地名考〉，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》1929年第9卷第104、105期。

⁴⁰ 商承祚：《甲骨及鐘鼎文字研究》（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）。

⁴¹ 作者不詳：〈甲骨文發見之歷史及國人研究情形〉，《江西教育旬刊》1933年第7卷第4期。胡厚宣《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53年）亦有類似看法：由於甲骨文不僅刻寫在龜甲上，

隨後董作賓（1933）〈甲骨文論著目錄〉⁴²、孫海波（1934）《甲骨文編》⁴³等都使用「甲骨文」這一名稱。唐蘭（1934）《古文字學導論》自敘中稱「其後治金文，又後治甲骨文。」⁴⁴

一九三六年出版的《國語辭典》收錄「甲骨文」詞條，「商代人占卜時刻於龜甲獸骨上之文字，又名殷墟文字、貞卜文字。此種甲骨，清光緒二十五年始在河南安陽縣發現。」⁴⁵「甲骨文」這一術語由此確立下來。

四 「甲骨學」的最早使用

研究甲骨文的學問，過去有稱「契學」者，如董作賓（1930）〈甲骨文研究的擴大〉一文。⁴⁶現在一般稱為「甲骨學」，但這一術語何時由何人開始使用呢？

董作賓（1955）《甲骨學五十年》：「稱甲骨學的有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朱芳圃的《甲骨學文字編》及次年的商史編；三十三年（1944）胡厚宣的《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》及次年的二集等書。甲骨學一詞，從此算確定了。」⁴⁷到胡厚宣先生《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》及《二集》出版，說明「甲骨學」術語已經使用開來。但一九三三年朱芳圃《甲骨學文字編》並不是最早使用「甲骨學」的論著。

吳浩坤、潘悠（1985）《中國甲骨學史》稱：「在正式發表的論文或專著中，直接冠以『甲骨學』這個名稱的，首推一九三一年周予同先生寫的〈關於甲骨學〉一文。」⁴⁸似乎周予同先生最早使用「甲骨學」這個術語。

估計吳浩坤、潘悠兩先生的說法依據的是《甲骨年表》的著錄：「1931年：（一八一）周予同所著〈關於甲骨學〉一文出版，刊《中學生》（上海開明書店發行。）又開明書店《活頁文選》本。」⁴⁹

但吳、潘兩先生所稱周予同先生文章的題名和發表時間有誤，實際題名應為

而且還有刻寫在獸骨上的，稱「甲骨文」不够全面。由於甲骨文不僅有用刀契刻的，還有少量用毛筆寫的，稱「契文」「殷墟書契」「殷契」也不够全面。甲骨文除多為占卜之辭外，還有少量是記事刻辭，「貞卜文字」「甲骨卜辭」「殷墟卜辭」等名稱也不够全面，相比之下，「甲骨文」是最恰當的名稱。

⁴² 董作賓：〈甲骨文論著目錄〉，《讀書月刊》1933年第2卷第7號，頁36-65。

⁴³ 孫海波：《甲骨文編》（北京：哈佛燕京學社，1934年）。

⁴⁴ 唐蘭：《古文字學導論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1年），頁2。

⁴⁵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：《國語辭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，2011年），頁491。

⁴⁶ 董作賓：〈甲骨文研究的擴大〉，《安陽發掘報告》第2期（1930年12月）。

⁴⁷ 董作賓：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頁6。

⁴⁸ 吳浩坤、潘悠：《中國甲骨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3。

⁴⁹ 董作賓、胡厚宣：《甲骨年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），頁30。

〈關於「甲骨學」〉，一九三〇年刊於《學生雜誌》第十七卷第二號「文哲講座」欄目，文末署寫作日期「一九三〇，一，十一」。⁵⁰《甲骨年表》將這篇文係於一九三一年，注明刊於《中學生》雜誌，但未注明刊期。題名也漏掉引號。

目前公開發表的論著中最早使用「甲骨學」的是聞宥先生，他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在《民鐸雜誌》第九卷第五號發表〈甲骨學之過去與將來〉一文。聞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就已提出「甲骨學」，並將其用在文章標題中。

長期以來為什麼沒有正確的認識呢？同樣是因為多參照《甲骨年表的》的著錄，董作賓、胡厚宣《甲骨年表》關於聞宥先生這篇文章的著錄有誤。「1928年：（一一一）十一月，聞宥所作〈甲骨文之過去與將來〉一文出版。刊《民鐸雜誌》第九卷第五號。」將「甲骨學」誤作「甲骨文」。⁵¹後來學者輾轉引用，掩蓋了聞宥先生最早使用「甲骨學」的真實情況。

五 小結

綜上，最早在刊布的論著中使用「甲骨文」名稱的是陸懋德發表在《清華週刊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九九期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。最早使用「甲骨文字」名稱的，是抗父一九二二年二月發表在《東方雜誌》第十九卷第三號上的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一文。最早使用「甲骨學」名稱的是聞宥先生一九二八年發表在《民鐸雜誌》第九卷第五號上的〈甲骨學之過去與將來〉一文。另外最早使用「甲骨文字學」的是一九二九年馮宗麟先生〈甲骨文字學史〉一文。⁵²

抗父一九二二年二月發表在《東方雜誌》第十九卷第三號上的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與王國維先生一九二五年演講的著名文章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內容較為接近，後來學者多稱引王文，而對抗父文章有所忽略，也掩蓋了他第一次在公開論著中使用「甲骨文字」的功績。

陸懋德先生一九二三年在〈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〉一文首先使用「甲骨文」一詞，早期幾種甲骨文目錄書均只著錄一九二三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《晨報副刊》，其實稍早幾日，就已經發表在《清華週刊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九九期，可以補充。

⁵⁰ 周予同：〈關於「甲骨學」〉，《學生雜誌》1930年第17卷第2號，頁37-46。

⁵¹ 董作賓、胡厚宣：《甲骨年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），頁22。

⁵² 馮宗麟：〈甲骨文字學史〉，《中央大學半月刊》1929年第1卷第2期，頁183-188。

容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寫作〈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〉一文時已經使用了「甲骨文字」，但該文直到一九二四年才正式刊發於《國學季刊》。《甲骨年表》著錄時將題名誤為〈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考釋〉，該情況也是需要揭示的。

聞宥先生一九二八年發表的〈甲骨學之過去與將來〉在《甲骨年表》中被著錄成〈甲骨文之過去與將來〉，故過去認為周予同一九三〇年發表的〈關於「甲骨學」〉首次提出「甲骨學」名稱，這也是需要被還原的。

參考文獻

- 作者不詳：〈質疑〉，《解放與改造》第4卷第8期，1922年，頁3。
- 作者不詳：〈甲骨文發見之歷史及國人研究情形〉，《江西教育旬刊》第7卷第4期，1933年，頁73-75。
- 艾俊川：〈羅振玉舊藏宋元銅活字回流中國〉，《澎湃新聞》（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2100329），2018年4月29日。
- 曹恕伯：〈題殷墟甲骨文〉，《字學雜誌》第2期，1930年，頁10-12。
- 鄧章應：〈《甲骨年表》校記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8輯，2018年，頁562-567。
- 董作賓：〈甲骨文研究的擴大〉，《安陽發掘報告》第2期，1930年，頁411-421。
- 董作賓：〈甲骨年表：關於甲骨文字三十年來發現研究的總記〉，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2本第2分，1930年，頁241-260。
- 董作賓：〈甲骨文論著目錄〉，《讀書月刊》第2卷第7號，1933年，頁36-65。
- 董作賓：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。
- 董作賓、胡厚宣：《甲骨年表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。
- 馮宗麟：〈甲骨文字學史〉，《中央大學半月刊》第1卷第2期，1929年，頁183-188。
-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書信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。
- 胡厚宣：《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》，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52年。
- 胡厚宣：《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53年。
- 抗 父：〈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〉，《東方雜誌》第19卷第3號，1922年，頁33-38。
- 劉 鶚：《鐵雲藏龜》，上海：蟬隱廬，1931年。

林泰輔著，聞宥譯：〈甲骨文地名考〉，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》第 9 卷第 104、105 期。

羅振玉：〈鐵雲藏龜序〉，《鐵雲藏龜》，上海：蟬隱廬，1931 年。

容 庚：〈頌齋自訂年譜〉，《容庚文集》，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4 年。

商承祚：《甲骨及鐘鼎文字研究》，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15 年。

孫海波：《甲骨文編》，北京：哈佛燕京學社，1934 年。

孫詒讓：《契文舉例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3 年。

孫詒讓：《名原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6 年。

唐 蘭：《古文字學導論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1 年。

王國維：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清華週刊》第 350 期，1925 年，頁 8-10。

王國維：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學衡》第 45 期，1925 年，頁 1-13。

王國維：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科學》第 11 卷第 6 期，1926 年，頁 722-734。

王宇信、楊升南：《甲骨學一百年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 年。

吳浩坤、潘 悠：《中國甲骨學史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。

吳昌綬：〈鐵雲藏龜序〉，《鐵雲藏龜》，上海：蟬隱廬，1931 年。

蕭炳實：〈殷虛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著錄與研究〉，《東方雜誌》第 25 卷第 15 號，1928 年，頁 65-72。

謝 亮：〈從甲骨文命名看中國早期甲骨史〉，《文教資料》2012 年第 4 期，2012 年，頁 23-24。

趙華煦：〈金石骨甲古文學與文字形體之發明〉，《國學叢刊》第 1 卷第 2 期，1923 年，頁 61-63。

中國大辭典編纂處：《國語辭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，2011 年。

周予同：〈關於「甲骨學」〉，《學生雜誌》第 17 卷第 2 期，1930 年，頁 37-46。